



## 感念

扬子江畔，初冬金陵。薄云垂野，古城肃穆。南京，迎接我时是阴雨天，送别时也是。

这是一座拥有165处红色文化资源点、33处较大规模烈士纪念设施的城市。凝视着地图上星罗棋布的陵园坐标，我不由沉思：究竟是南京建造了这些陵园，还是在这些陵园基石之上，生长出我们今天所见的南京？

在渐渐沥沥的雨中，我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上那尊扭曲的《家破人亡》雕塑，以撕心裂肺的姿态，诉说着那场暴行带来的沉痛苦难——“被杀害的儿子永不再生，被活埋的丈夫永不再生，悲苦留给了被恶魔强暴的妻子。苍天啊……”冰冷的青铜在细雨中泛着暗光，仿佛凝结着80多年未曾干涸的民族血泪。我忽然懂得，这座城市需要雨水，不仅为洗涤尘嚣，更为承载哀思。

步入序厅，聚光灯下“死难者300000”的巨型字样，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印记，如烙铁般灼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两侧幸存者照片墙构成特殊的生命叙事——1113张黑白照片已凝结成永恒的见证；而另外100张彩色照片，仍在凝视着今天。当我的目光与一位白发老人相遇时，她眼角细密的皱纹里，分明还嵌着1937年的风雪。

抬起头，每12秒，一颗流星坠落，一个姓名在黑暗中亮起又转瞬熄灭。12秒，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每个鲜活生命消失于世间的时间间隔，是那6周

## 金陵雨祭

■ 金美婷

暴行被压缩成的、令人窒息的计时单位。在历史长河里，这些名字行将消逝，但纪念馆以庄严的姿态将他们一一铭记，浇铸成18本铁书，陈列在肃穆的壁龛里。

从沉重的祭奠中转身，步入南京保卫展区，硝烟穿透岁月扑面而来。眼前，是沉默的物证，也是未曾冷却的热血。日军爆破后残存的光华门城垣、雨花台阵地上中国守军遗落的斗笠与机枪，在紫金山麓中国军队依托碉堡殊死抵抗的身影——每一件武器、每一处弹痕，都在诉说着中国军人“誓死抵抗、共御外辱”的铮铮铁骨。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千年金陵筑起了城墙。

然而，城墙还是被打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骤然降临。40余个昼夜，整座城市沦为血海。三分之一的建筑在炮火中化为残骸，30万以上的生灵惨遭杀戮，有记录的强奸案超两万起……这座古都被撕裂成人间地狱。

“万人坑”遗址中遇难儿童遗骸额头清晰可辨的弹孔、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的程瑞芳在日记手稿中留下的血泪笔触，以及美国人约翰·马吉镜头下定格的惨状……这些物证、文字与影像共同讲述着屈辱惨痛的历史，一件件展品凝聚着无声的呐喊。它们仿佛从历史深处伸出手来，撕扯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

步出史料陈列馆，在我眼前，汉白玉雕刻的《和平》雕塑静静矗立——一位年轻母亲怀抱婴儿，手托展翅的和平鸽。人们在雕塑前驻足，将这象征安宁的影像收入镜头，也将对和平的祈愿带回生活。

此刻，我终于领悟建立这座纪念馆的意义——它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历史、昭示未来。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80多年后，这片土地抚平伤痛，以繁华与生机，来回应那段至暗岁月。

发展就是最好的告慰。今日金陵，新街口商圈璀璨的霓虹、南京图书馆千万册典籍中散发的书香、秦淮河畔游人的悠闲与游船的灯影……正是对历史伤痛最庄重的回应。

金陵的雨依旧清冷，落在《和平》雕塑母亲的肩头，也落在《家破人亡》雕塑凝固的泪痕上。历史的伤痛不能忘却，城市的新生倍加珍贵，让我们将记忆熔铸成面向未来的警世钟，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黄河魂（纸本设色，中国美术馆藏）

周韶华作

## 深山“理发师”

■ 徐嘉伟

## 人在军旅

初冬的午后，阳光洒满枝头。在一个深山军营的小院里，传来电动理发器发出的“嗡嗡”声。二级士官康国涛正弯着腰，指尖轻抵年轻战士的后颈，熟练地用那把磨得锃亮的推子为战友理发。

14年前，康国涛初到这群山环抱的营区时，从未想过这把小小的推子，会成为他相处很久的“伙伴”。

那年深冬，大雪封山，官兵许久不能出去理发，有的头发长而杂乱。看着战友们用剪刀互相修剪出的发型参差不齐，康国涛萌生出学理发的想法。

此后，学习理发技术几乎占满了康国涛的休息时间。那些日子，他经常摔倒在宿舍门口，一边一遍遍观摩修理教程，左手握梳子，右手捏推子，对着空气比画。理发技术的高低，往往藏在推子与剪刀的精妙配合之中。而常年操纵精密装备的他，也算有点基础。

康国涛是一名库房班班长，主要工作就是吊装和库房管理。当载着重要装备的卡车缓缓入库，他就坐上吊车操作台，精准操纵吊臂和钩锁。只见巨大的装备在他的操作下，仿佛变得十分轻盈，总能稳稳当当、分毫不差地被安放到位。战友们说：“老康就是干细活儿的。”

“料。”他内敛地笑了笑，摇头说道：“不是啥大本事，练得多罢了。”

然而，隔行如隔山。能玩得转庞大器械的他，起初拿起理发推子时，却显得很笨拙。第一次练习，库房班副班长的头发，硬生生被他推成了坑洼起伏的“梯田”。看着副班长那哭笑不得的表情，他恨不得钻进地缝。

深山的日子是寂静的。除了每日库房保障、外场吊装，康国涛的另一个“战场”就是院角那张铁椅子。他托人从山外捎来理发教材，用红蓝铅笔勾画做笔记。那把推子在他手中渐渐被磨练得如臂使指。

一年深冬，新兵小刘收到家信后，难以抑制思乡之情，训练时也因此屡屡出错。作为班长的康国涛，察觉出他的异常状态。那天晚上，康国涛找到在宿舍望着窗外发呆的小刘，面带笑容地说：“小伙子想家了？头发也长了。来，班长给你理发，换个心情！”小刘没吭声，只是点了点头，坐到椅子上。

康国涛熟练地抖开用旧迷彩布做的围布，仔细给小刘围好。“刚来军营，想家很正常。”康国涛一边理发一边说，“我刚来单位那会儿，也很想家，而且还总得很。一次后半夜站岗，听到草丛里有动静，查看时被窜出来的野猫吓得往后摔了个大跟头……”镜子里的小刘紧绷的嘴角渐渐松弛，不禁露出了笑容。

推子声停了，康国涛扫掉碎发，解

下围布。小刘站了起来，对着镜子，摸了摸自己清爽的板寸，笑着离开了。那晚巡库回来，康国涛看见学习室的灯亮到深夜——小刘正趴在桌上认真写着家书，窗户上映着他新剪的发型。

在这短短十几分钟的理发时间里，康国涛总能给战友们带来温暖。很多人的心事，随着簌簌落下的发茬疏解开来，发型利索了，心情也愉悦了。

康国涛渐渐摸透每个战友的发型特点：新兵发质硬，推子要斜着走；老兵鬓角白茬多，得留半厘米遮盖。他还带出4名徒弟，让每名徒弟都看一本笔记。上面记录的是基础手法和造型设计，以及每名官兵偏好的发型。很多人就算排队，也非要去康国涛理发，其原因也许就藏在这份用心上。

最近一次来队，妻子发现康国涛总揉右肩，就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出肩周炎。妻子说：“你这‘义务理发店’，该歇业了。”康国涛却笑着摆摆手，第二天照常支起摊子。

那天黄昏，他给最后一名战士理完发。年轻战士转身，朝他敬军礼后走了出去。康国涛眼眶有些湿润。原来那天，有十几名他带过的兵临近退伍，请他理了最后一次发。

头发短了又长，兵来一茬又一茬。

深山里的“义务理发店”，给人特别的温暖。康国涛用手中的那把推子，将这份暖意细细留在官兵的发梢里。

推子声停了，康国涛扫掉碎发，解

下围布。小刘站了起来，笑着离开了。那晚巡库回来，康国涛看见学习室的灯亮到深夜——小刘正趴在桌上认真写着家书，窗户上映着他新剪的发型。

推子声停了，康国涛扫掉碎发，解

下围布。小